

谈恋爱要从娃娃抓起

原创 轩轩 辰界时 2021-03-26 01:43

和小黛做朋友，是在2009年的多事之秋。国内接连发生恶性伤人事件，班里恐怖小说盛行。我和小黛同被神秘主义洗脑，坚信学校时隔不久会有命案发生。为了第一时间嗅出犯罪的气息，我们每天下课都在操场上游荡。

时间久了，会聊一些有的没的。小黛怀疑父母感情不和，我对此颇有共鸣——事实上，大部分9-12岁的小孩都会对父母的婚姻产生一些不必要的担忧，可能是第二性征发育的前兆。

如果一个人愿意跟你说她父母的坏话，还不介意下课穿过大半个教室找你一起上厕所，那一定是过命的交情。小黛成为了我最好的朋友，虽然我们大相径庭。她喜欢粉色，跟男生说话会捂嘴羞涩，上课从来不敢主动举手。而我大大咧咧，穿成套运动服，和男生们打成一片。我妈形容小黛像“一朵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”，如果我是男生，我妈一定会说“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”。

我们在学校勘察彻底，也没发现僵尸、巫婆、吸血鬼，想象中的命案也未发生，我有些提不起兴致，小黛突然说了个秘密，一个让我瞬间把神秘主义抛之脑后的秘密。她喜欢上了一个男生。

小黛喜欢的男生叫杨，是我最好的男性朋友。我们经常在一起主持班会，是班主任的左膀右臂。杨风流成性，从小学二年级就开始搞对象。他脑子灵光，但不爱学习，每次都要拿零食贿赂我的作业。我想不通这种男生连方程式都解不出来，到底有什么魅力。但小黛脸红得要涨破，感觉下一秒就要哭出声来。于是我拍拍胸脯：“交给我吧！”

我拙劣地在杨面前旁敲侧击，杨小小年纪，却学会了男人最坏的本领——装傻。整个班里都知道了小黛喜欢杨，杨还是没有表态。眼看寒假逼近，我破釜沉舟，跑到他座位旁把话挑明。杨一反常态，收起嬉皮笑脸，睁着忧伤的眼睛对我说：“其实我喜欢的是你。”我们沉默了一会儿，直到他塞给我一袋零食，起身离开。

我上学早，发育晚，这句话让我深深苦恼。当天晚上，小黛兴奋地拽着我的手说：“杨跟我表白了！”校园里阒寂无声，我惊掉大牙，暗自腹诽爱情到底是什么玩意儿。

小黛是我最好的女性朋友，杨是我最好的男性朋友，他们在一起了，我感到脸上有光。小说里缠绵悱恻的情话、约会、小打小闹，现实中动人十倍万倍。每当有同学八卦，我便像说书人一样负责解释来龙去脉。同学追问：“他俩也不般配啊，到底看上对方啥了？”我便瞪他一眼：“你以后就懂了。”

小黛喜欢杨的原因很简单。我们只是怀疑父母感情不和，但杨的父母已经离婚，比起其他幼稚的男孩，杨是神秘的、立体的、惹人怜爱的，甚至他的嬉皮笑脸和风流成性都成了闪光点。有段时间小黛感冒了，请了一周的假，每天晚上我站在阳台上给她打电话，转告作业，再分享一些班里的事情。没过几天我也感冒了，小黛在电话里带着鼻音笑：“原来手机也可以传播病毒。”

我打了个喷嚏，做贼心虚跟着笑。我觉得这是报应，因为有些事我没告诉她。我和杨一起参加区里的文艺比赛，中午他妈妈一边给我化妆，一边语重心长：“你以后要是能娶轩轩回家，我就知足了。”他不动声色，我的脸被化妆刷扫得痒痒的。我羡慕杨，甚至嫉妒他。他连方程式都解不出来，他妈妈好像一点都不生气，而我每次全班第一，还要因为没拿满分被我妈骂。我觉得这不公平。等我睁开眼睛，正午的阳光晒得眼前发虚，他穿着小西装，打着领带站在窗户边。春天草长莺飞，他笑着说：“你今天真好看，比赛一定能赢。”我又觉得这一切都是他应得的。

没多久小黛病愈，回到学校。杨在没有和她正式分手的情况下，劈腿了班里另一个女生。我和小黛在操场上手拉手，她狠狠地说着那个女生的坏话，我在一旁嗯嗯啊啊。小升初的压力笼罩在头顶，我连奥数题都写不完，怎么可能把精力浪费在一个轻浮的男生。我把体育课都用来做题，渐渐的，和班里的同学疏远了，只有每周五的素描课可以消遣。下课后我回教室取书包，杨刚好打完篮球回教室，不晓得是不是巧合。我们一起下楼梯，他偶尔说几句漂亮暧昧的话，我回报一个惨淡的笑容。他的官配女友一月一换，傻子才当真。

一月份奥数考试结束，正好是我的生日，北方习俗要宴请亲朋好友。那天我们在校门口集合，北风呼呼的，大家笑作一团。升学几乎成定局，我放松下来，享受着重回集体的温馨。杨突然走过来，把手里的袋子塞给我，就像以前塞给我零食一样轻巧和熟练。他低低地说了一声“生日快乐”，随即害羞似的跑走了。我有些奇怪，送礼物应该是去饭店之后的环节。我打开袋子，果然，最上面是一张A4大小的贺卡。此时四周已经围了一群八卦的女生，她们眼尖嘴快，我刚打开，还没看清上面写了什么，她们就锣鼓喧天地尖叫起来：“啊啊啊！表白了！表白了！”贺卡被传来传去，最后才传回我手里。我晕乎乎定了好久的睛，才看清偌大的纸面上写了几个小小的、歪歪斜斜的字：我i你。不知道是因为不会写“爱”这个字，还是不敢写，用“i”代替了。我有些喜出望外，又有些大失所望。风吹得我手发颤，喉咙发紧，一个字也说不出。这种风尖浪口，主角做什么都不重要，只要耐心听着身边人起哄、揶揄、七嘴八舌就可以。然而杨沉不住气，他冲过来，白了女生们一眼，骂了一句脏话，从我手里夺过贺卡。霎时安静了，大家屏息凝神，看着他用力把贺卡撕成碎片。贺卡太大了，还贴着许多装饰小花，撕得很费劲，但他还是撕完了，甩手丢进垃圾桶。我想出手阻止，想说你怎么能这样，这是我人生第一封情书，就他妈被你撕了。但我没说，我只是眼睁睁看它被当事人气急败坏地销毁，好像他爱我——也被销毁了。我只拥有这份爱五秒钟。

人群恢复了吵闹，我的视线从垃圾桶上移开，落到了人群外的小黛身上。她更瘦弱了，两颊是干枯的玫瑰色。她从一开始就站在那里，杨把她当透明。两年前她总爱套我的话：“你是不是喜欢杨？他们都说你俩互相喜欢，天天一起玩。”我对天发誓，问心无愧：“姐姐，我要是喜欢他我就去不了五中。”这简直是毒誓，小黛听了很受用，便心平气和把猜妒的对象指向下一个女生。我现在也可以冲过去，拉着她的手，对天发誓。但我没有，我怕我真的去不了五中。小黛噙着冷笑望向我，我躲开目光，看着自己空荡荡的手。

新学期开学，杨问我借作业，我发完一串选择题答案，在最后一行写：我也喜欢你。发完我就拔了网线睡觉。第二天我站在讲台上收作业，靠睥睨众生疏解内心的焦躁。小黛笑容满面走进教室，和前后排凑在一起说话，不知道道到了什么，花枝乱颤笑起来。过了几分钟，杨吊儿郎当走进来，我冲上去要问他收作业——这当然只是幌子。我刚拔出一只脚，就听见小黛那边响起哄然的嘘声，杨摸摸脑袋，甜蜜的笑容漫上了他的脸。我后退，深呼吸，咽下想说的所有话，看着他走到小黛面前，从书包里拿出两瓶饮料，分给她一瓶。此起彼伏的起哄声里，我在心底默默祈祷班主任下一秒就到场。

他俩又复合了，说不准是在我生日那天。爱情到底是什么玩意儿，我搞不明白，但能够明白的是，我不再是小黛的朋友了。如果我领读时不慎念错一个字，这个字音一整天都会时不时在我身后响起。如果我在数学课上回答问题，小黛也一定会举手提出质疑，她已经不害怕举手了。如果我们同时在讲台上做点什么，同学们必定兴奋地在台下等待好戏，但什么都没有发生。没有争吵和打架，没有眼泪和对峙，只有我的卷子经常被人改答案，墨蓝色0.38中性笔，全班只有小黛用这款。

连老师都发现了我们的决裂。有天在上自习，小黛拿着三好学生的申请表，去楼下大队部签字，班主任让我陪她一起。小黛开门的手顿了顿，没有说不用，我只好硬着头皮。我们一起下楼，保持一米距离，我走她斜后面。她穿着一件蓝灰色连衣裙，四肢很细，阳光下能看见后颈细碎的绒毛。我蔫蔫地想，果然，果然杨喜欢的还是这样的女孩。我也喜欢这样的女孩啊。

她进大队部盖章，我在门外等她。操场很安静，夏天的花香卷土重来。兴许是因为申请表的缘故，她看起来很开心，眼角眉梢带着笑，好像要跟我分享什么，又突然反应过来，掩盖似的声音很低地说：“走吧。”

我们的冷战持续了半年，直到毕业考试那天，我递给她一张求和的小纸条，她便笑嘻嘻跑过来和我对答案，还一起背着书包

出校门。告别的时候小黛把纸条塞给我，上面添了几个字：我已经不恨了。

我看着她走远，把纸条慢慢撕碎，丢进垃圾桶。

